

张廷秀逃生救父

万事由天莫强求，何须苦苦用机谋。

饱三餐饭常知足，得一帆风便可收。

生事事生何日了？害人人害几时休？

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各自回头看后头。

话说国朝自洪武爷开基，传至万历爷，乃第十三代天子。那爷爷圣武神文，英明仁孝，真个朝无幸位，野没遗贤。内中单表江西南昌进贤县，有一人姓张名权，其祖上原是富家，报充了个粮长。那知就这粮长役内坏了人家，把房产陆续弄完。传到张权父亲，已是寸土不存。这役子还不能脱。间壁是个徽州小木匠店。张权幼年时终日在那店门首闲看，拿匠人的斧凿学做，这也是一时戏耍。不想父母因家道贫乏，见儿子没甚生理，就送他学成这行生意。后来父母亡过，那徽州木匠也年老归乡。张权便顶着这店。因做人诚实，尽有主顾，苦挣了几年，遂娶了个浑家陈氏。夫妻二人将就过日。怎奈里役还不时缠扰。张权浑家商议，离了故土，搬至苏州阊门外皇华亭侧边开了个店儿。自起了个别号，去那白粉墙上写两行大字，道：“江西张仰亭精造坚固小木家火，不误主顾。”张权自到苏州，生意顺溜，颇颇得过，却又踏肩生下两个儿子。常言道的好：“只愁不养，不愁不长。”不觉已到七八岁上。送到邻家有个义学中读书。大的取名廷秀，小的取名文秀。这学堂共有十来个孩子，止他两个教着便会。不上几年，把经书

读的烂熟。看看廷秀长成一十三岁，文秀长成一十二岁，都生得眉目疏秀，人物轩昂。那时先生教他做文字，却就知布局练格，琢句修词。这张权虽是手艺之人，因见二子勤苦读书，也有个向上之念。谁想这年一秋无雨，作了个旱荒，寸草不留。大户人家有米的，却又关仓遏糴。只苦了小户人家，若老若幼，饿死无数。官府看不过，开发义仓，赈济百姓。关支的十无三四，白白的与吏胥做了人家。又发米于各处寺院煮粥救济贫民。却又把米侵匿，一碗粥中不上几颗米粒。还有把糠秕本屑搅些在内，凡吃的俱备呕吐，往往反速其死。上人只道百姓咸受其惠，那知恁般弊窦，有名无实。正是：

任你官清似水，难逃吏滑如油。

且说张权因逢着荒年，只得把儿子歇了学，也教他学做木匠。二子天性聪明，那消几日，就学会了。且又做得精细。比积年老匠更胜几分。喜得张权满面添花。只是本匠便会了，做下家火摆在店中，绝无人买。不勾几日，将平日积下些小本钱，看看用尽，连衣服都解当来吃在肚里。张权心下着忙，与浑家陈氏商议，要寻个所在趁工几时，度过荒年，再作区处。出去走了几日，无个安身之地。只得依先在门口店里作活，眼巴巴望个主顾来买。一日，正当午后，只见一人年纪五十以上，穿着一身细绢，旁边跟着小厮，在街上踱将过去。忽抬头看见张权门首摆着许多家火，做得十分精致，就停住脚观看。张权瞧见，便放下手中生活，上前招架道：“员外要甚家火？里面请看。那人走上阶头，问道：“这些家火都是你自己做的么？”张权道：“尽是小子亲手所造。木料

又干又厚，工夫精细，比别家不同。若是作成小子，情愿奉让加一。”那人道：“我买到不要买，问你可肯到人家做些家火么？”张权道：“这也使得。不知尊府住在何处？要做甚家火？”那人道：“我家住在专诸巷内天库前，有名开玉器铺的王家。要做一副嫁妆。本料尽多，只要做得坚固，精巧。完了嫁妆，还要做些桌椅书橱等类。你若肯做时，再拣两个好副手同来。”张权正要寻恁般所在，这便叫作天赐其便。乃答道：“多承员外下顾，不知还在几时起工？”那人道：“你若有工夫，就是明日做起。”张权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小子早到宅上伺候便了。”说罢，那人作别而去。你道那人是何等样人物？元来姓王名宪，积祖大富，家中有几十万家私。传到他手里，却又开了一个玉器铺儿，愈加饶裕。人见他有钱，都称做王员外。那王员外虽然是个富家，到也做人谦虚忠厚，乐善好施。只是一件，年过五十，却没有子嗣。浑家徐氏，单生两个女儿。长的唤做瑞姐，二年前已招赘了个女婿赵昂在家。次女玉姐，年方一十四岁，未曾许字，生的人物聪明，姿容端正。王员外夫妻钟爱犹胜过长女。那赵昂元是个旧家子弟，王员外与其父是通家相好。因他父母双亡，王员外念是故人之子，就赘入为婿。又与他纳粟入监，指望读书成器。谁知赵昂一纳了监生，就扩而充之起来，把书本撇开，穿着一套阔服，终日在街上摇摆。为人且又奸狡险恶。见王员外没有子嗣，以为自己是个赘婿，这家私恰像本榜刻定是他承受，家业再无人统核的了。遇着个浑家却又是一个不贤都头，一心只向着老公。见父母喜爱妹子，恐怕也招个女婿，分了家私，好生妒忌。有《赘婿诗》道的好：

人家赘婿一何痴！异种如何绍本支？

二老未曾沾孝养，一心只想夺家私。

愁深只为防甥舅，积恨兼之妒小姨。

半子虚名空受气，不如安命没孩儿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张权正愁没饭吃，今日揽了这桩大生意，心中好生欢喜。到次日起来，备了些柴米在家，分付浑家照看门户，同了两个儿子，带了斧凿家火，进了阊门，来到天库前。见一大玉器铺子。张权约谅是王家了。立住脚正要问人时，只见王员外从里边走将出来。张权即忙上前相见。王员外问道：“有几个副手？”张权道：“止有两个在此。”便教儿子过来见了王员外。弟兄两个将家火递与父亲，向前深深作揖。王员外还了个半礼。见是两个小童，便道：“我因要做好家火，故此请你，为何教这小童来做？”张权正要开言，廷秀上前道：“自古道：‘后生可畏’。年纪虽小，手段却不小了。且试做了看，不要轻忽了人。”王员外看见二子人品清秀，又且能言快语，乃问道：“这两个小童是你甚么人？”张权道：“是小子的儿子。”王员外道：“你到生的这两个好儿子！”张权道：“不敢，只愁没饭吃。”王员外道：“有了恁样儿子，愁甚没饭吃！随我到里边来。”当下父子三人一齐跟进大厅。王员外唤家人王进开了一间房子，搬出木料，交与张权，分付了样式。父子三人量画定了，动起斧锯，手忙脚乱，直做到晚。吃了夜饭，又要个灯油，做起夜作。半夜方睡。一连做了五日，成了几件家火，请王员外来看。王员外逐件仔细一看，连声喝采道：“果然做得精巧！”他把家火看了一回，又看张权儿子一回。见他弟兄两个，只顾做生活，头也不抬，不觉触动无子之念，嘿然伤

感。走入里边，坐在房中一个墙角里，两个眉头蹙做一堆，骨嘟了嘴，口也不开。浑家徐氏看见恁般模样，连问几声也不答应。急走到外边来，问员外方才与谁惹气。都说才看了新做的家火进来，并不曾与甚人惹气。徐氏问明白了，又走到房里。见丈夫依旧如此闷坐，乃上前道：“员外，家中吃的尽有，穿的尽有，虽没有万贯家财，也算做是个财主。况今年纪五十以外，便日日快活，到八十岁也不上三十年了。着甚要紧，恁般烦恼？”王员外道：“妈妈，正为后头日子短了，因此烦恼。你想我辛勤半世，挣了这些少家私，却又不曾生得个儿子，传授与他，接绍香烟。就是有两个女儿，纵养他一百来岁，终是别人家媳妇，与我毫无相干。譬如瑞姐，自与他做亲之后，一心只向着丈夫，把你我便撇在脑后，何尝记挂父母，着些痛疼！反不如张木匠是个手艺人。看他年纪还小我十来年，到生得两个好儿子，一个个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且又聪明勤谨，父子恩恩爱爱，不教而善。适才完下几件家火，十分精巧。便是积年老手段，也做他不过。只可惜落在他家，做了木匠。若我得了这样一个儿子，就请个先生教他读书，怕不是联科及第，光耀祖宗。”徐氏见丈夫烦恼，便解慰道：“员外，这却不难！常言道：‘有意栽花花不活，无心插柳柳成阴’。既张木匠儿子恁般聪明俊秀，何不与他说，承继一个，岂不是无子而有子。王员外闻言，心中欢喜道：“妈妈所见极是！但不知他可肯哩？”当夜无话。

到次日饭后，王员外走到厅上，张权上前说道：“员外，小子今晚要回去看看家里，相求员外借些工钱，买办柴米，安顿了敝房，明日蚤来。”员外道：“这个易处！我有句话儿问你。”张权国

道：“不知员外有甚分付？”王员外道：“你令郎那个几岁？叫甚名字？”张权道：“大的名廷秀，年十四岁了；小的名文秀，年十二岁了。”王员外又道：“可识字么？”张权道：“也曾读过几年书。只为读书不起，就住了，也到识的字。”员外说道：“我意欲承继大令郎为子，做个亲家往来，你可肯么？”张权道：“员外休得取笑！小子乃手艺之人，怎敢仰攀宅上！小儿也未必有怎样福分。”王员外道：“何出此言！贫富那个是骨里带来的。你若肯时，就择个吉日过门。我便请个先生教他。这些小家私好歹都是他的了。”张权见王员外认真要过继他儿子，满面堆着笑，道：“既承员外提拔小儿，小子怎敢固辞。今晚且同回去，与敝房说知。待员外择日过门。”王员外道：“说得有理。”进来回复了徐氏，取出一两银子工钱，付与张权。到晚上领了二子，作别回家。陈氏接着，张权把王员外过继他儿子一事，与浑家说知。夫妻欢天喜地。就是廷秀见说要请先生教他读书，也甚欲得。

话休絮烦。王员外拣了吉日，做下一身新衣，送来穿着。张权将廷秀打扮起来，真个人是衣妆，佛是金妆，廷秀穿了一身华丽衣服，比前愈加丰采，全不象贫家之子。当下廷秀拜别母亲，作辞兄弟。陈氏又将言训诲，教他孝顺亲热，谦恭下气。廷秀唯唯。虽然不是长别，母子未免流泪。张权亲自送到王家。只见厅上大排着筵席，亲朋满座。见说到了，尽来迎接。到厅与众亲戚作揖过了，先引到拜过家庙，然后请王员外夫妇到厅上坐了，廷秀上前四跪八拜，又与赵昂夫妇对拜。又到里边与玉姐相见了。其余内外男女亲戚，一一拜见已毕，入席饮酒。就改名王廷秀。

与玉姐两下同年，因小两个月，排行三官。廷秀在席上谦恭揖让，礼数甚周。亲友无不称赞。内中止有赵昂夫妇心中不悦。当日大吹大擂，鼓乐喧天，直到更余而散。次日，张权同着次子来谢过了王员外，依旧到大厅上去做生活。王员外数日内便聘了个先生

到家，又对张权说道：“令郎这样青年美质，岂可将他埋没，何不教他同廷秀一齐读书，就在这里吃现成茶饭？”张权道：“只是在贵府相扰，小子心上不安。”王员外道：“如今已是一家，何出此言！”自此文秀也在王家读书。张权另叫副手相帮，不题。且说文秀弟兄弃书原不多时，都还记得。那先生见二子聪明，尽心指教。一年之内，三场俱通。此时王员外家火已是做完，张权趁了若干工银。王员外分文又资助些银两，依旧在家开店过日。虽然将上不足，也还比下有余。

且说王员外次女玉姐，年已一十五岁，未曾许定。做媒的络绎不绝。王员外因是爱女，要拣个有才貌的女婿。不知说过多少人家，再没有中意的。看见廷秀勤谨读书，到有心就要把他为婿。还恐不能成就，私下询问先生，先生极口称赞二子文章，必然是个大器。王员外见先生赞扬太过，只道是面谀之词，反放心不下。即讨几篇文字，送与相识老学观看。所言与先生相合。心下喜欢，来对浑家商议。徐氏也爱他人材出众，又肯读书，一力撺掇。王员外的主意已定。央族弟王三叔为媒，去说合。王三叔得了言语，一径来到张家，把王员外要赘廷秀为婿的话，说与张权。张权推托门户不当，不肯应承。王三叔道：“此是家兄因爱令郎才貌，异日定有些好处，故此情愿。又非你去求他，何必推辞。”张权方才依允。王三叔回覆了王员外，便去择选吉日行聘。不题。单表

赵昂夫妇初时见王员外承继张廷秀为子，又请先生教他读书，心中已是不乐；只不好来阻当。今日见说要将玉姐赘他为婿，愈加忌妒。夫妻两个商议了一番，要来拦阻这事。当下赵昂先走入来见王员外道：“有句话儿，本不当小婿多口。只是既在此间，事同一体，不得不说。又恐说时，反要招怪。不敢启齿。”王员外道：“我有甚差误处，得你点拨，乃是正理，怎么怪你！”赵昂道：“但是小姨的亲事，向日有多少名门巨族求亲，岳父都不应承。如何却要配与三官？我想他是个小户出身，岳父承继在家，不过是个养子，原不算十分正经，无人议论。今若赘做女婿，岂不被人笑话！”王员外笑道：“贤婿，这事不劳你过忧。我自有主见在此。常言道：‘会嫁嫁对头，不会嫁嫁门楼’。我为这亲事，不知拣过多少子弟，并没有一个入的眼。他虽是小家出身，生得相貌堂堂，人材出众，且又肯读书，做的文字人人都称赞，说他定有科甲之分。放着恁般目知眼见的到不嫁，难道到在那些酒包饭袋里寻觅？若拣个好的，也还有指望。倘一时没眼色，配着一个不僧不俗、如醉如痴蠢物，岂不误了终身！如今纵有人笑话，不过是一时。倘后来有些好处，方见我有先见之明。”赵昂听说，呵呵的笑道：“若论他相貌，也还有两分可听。若说他会做文字，人人称扬，这便差了。且不要论别外，只这苏州城内有无数的才子饱学，朝吟暮咏，受尽了灯窗之苦，尚不能勾飞黄腾达。他才开荒田，读的年把书，就要想中举人进士，岳父，你且想！每科普天下只中得三百个进士，就如筛眼里隔出来一般，如何把来看的恁般容易？这些称赞文字的，皆欺你不晓的其中道理。见你这般认真，不好

败兴把凑趣的话儿哄你。如何便信以为实？”王员外正要开言，傍边转出瑞姐道：“爹爹，凭着我们这样人家，妹子恁般容貌，怕没有门当户对人家来做亲，却与这木匠的儿子为妻？岂不玷辱门风，被人耻笑！据我看起来，这斧头锯子，便是他的本等，晓得文字怎么样做！我的妹子做了匠人的妻子，有甚好处！后来怎么与他往来？”王员外见说，心中大怒，道：“他既做了我的子婿，传授这些家私。纵然读书不成，就坐吃到老，也还有余。那见得原做木匠，与你不好相往！我看起来，他目下虽穷，后来只怕你还跟他脚跟不上哩。那个要你管这样闲事。好不扯淡么！”一头说，便望里边而走。羞得赵昂夫妻满面通红，连声道：“干我甚事！只为他面上不好看，故此好言相劝，何消如此发怒！只怕后来懊悔，想我们的今日说话便迟了！”王员外也不理他。直至房中，怒气不息。徐氏看见，便问道：“甚事气的恁般模样？”王员外把适来之事备细说知。徐氏也好生不悦。王员外因赵昂奚落廷秀，心中不忿，务要与他争气。到把行聘的事搁起，收拾五百两银子，将拜匣盛了，教个心腹的家人拿着，自己悄悄送与张权，教他置买一所房子，弃了木匠行业，另开别店，然后择日行聘。张权夫妻见王员外恁般慷慨，千恩万谢，感谢不尽。自古道：“无巧不成话。”张权正要寻觅大房，不想左间壁一个大布店，情愿连店连房出脱与人，却不是一事两便。张权贪他现成，忍贵顶了这店，开张起来。又讨一房家人与一个养娘。家中置备的十分次第。然后王员外选日行聘，大开筵席，广请亲朋。虽是廷秀行聘，却又不回家去。止有赵昂自觉没趣，躲了出去。瑞姐也坐在房里，不肯出来。因是赘婿，到是王员外送聘，张权回礼。诸色丰盛，邻里无不喝

采。自此之后，张权店中日盛一日，挨挤不开。又聘了个伙计相帮。大凡人最是势利，见张权恁般热闹，把张木匠三字不提，都称为张仰亭。正是：

运退黄金无色，时来铁也光辉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赵昂自那日被王员外抢白了，把怒气都迁到张家爷子身上。又见张权买房开店，料道是丈人暗地与他的银子，越加忿怒，成了个不解之仇。思量要谋害他父子性命，独并王员外家私。只是有不便之处，乃与老婆商议。那老婆道：“不难！我有个妙策在此。教他有口难分，死在狱底。”赵昂满心欢喜，请问他良策。那老婆道：“谁不晓得张权是穷木匠。今骤然买了房子，开张大店，只有你我便知道是老不死将银子买的。那些外人如何得知，心下定然疑惑。如今老灰物要亲解，限日到京。乘他起身去生，拚几十两银子买嘱捕人，教强盗扳他同伙打劫，窝顿赃物在家。就拘邻里审时，料必实说：‘当初其实穷的，不知如何骤富’。合了强盗的言语。这个死罪如何逃得过去！房产家私，必然入官变卖。那时老灰物已不在家，他又是异乡之人，又无亲戚，谁人去照管。这条性命，决无活理！等张本匠死了，慢慢用软计在老灰物面前冷丢，掇张廷秀出门。再寻个计策，做成圈套，装在玉姐名下，只说与人有奸。老灰物是直性的人，听得了恁样话，自然逼他上路。去了这个祸根，还有甚人来分得我家的东西！”赵昂见说，连连称妙。只等王员外起身解粮，便来动手。且说王员外因田产广多，点了个白粮解户。欲要包与人去，恐不了事，只得亲往。随便带些玉器，到京发卖，一举两得。遂将家中事体料

理停当，即日起身。分付廷秀用心读书。又教浑家好生看待。大凡人结交富家，就有许多的礼数。象王员外这般远行，少不得亲戚都要钱送，有好几日酒席。那张权一来是大恩人，二来又是新亲家，一发理之当然，自不必说。到临行这日，张权父子三人直送至船上而别。

却说赵昂眼巴巴等丈人去后，要寻捕人陷害张权，却又没有个熟脚商议，怎好？骤然思量起来：“幼时有个同窗杨洪，闻得现今充当捕人。且去投他。但不知在那里住。”暗想道：“且走到府前去访问，料必有人晓得。”即与老婆娘要了五十两银子，打作一包。又取了些散碎银两。忙忙走到府门口，只见做公的，东一堆，西一簇，好生热闹。赵昂有事在身，无心观看。见一个年老公差，举一举手道：“老者可晓的巡捕杨洪住在何处？”那公差答道：“可是杨黑心么？他住在乌鹊桥巷内。方才走进总捕厅里去了。”赵昂谢声道：“承教了。”飞向总捕厅前来看。只见杨洪从里边走出。赵昂上前拱手道：“有一件事儿，特来相求。屈兄行一步。”杨洪道：“有甚见谕，就此说也不妨。”赵昂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之处。”两下厮挽着出了府门，到一个酒店中，拣一僻静座头坐下。叙了些疏阔寒温，酒保将酒果嘎饭摆来。两人吃了一回，赵昂开言低低道：“此来相烦，不为别事。因有个仇家，欲要在兄身上，分付个强盗扳他，了其性命，出这口恶气。”便摸出银子来，放在桌上，把包摊开道：“白银五十两，先送与兄。事成之后，再送五十两。凑成一百。千万不要推托。”自古道：“公人见钱，犹如苍蝇见血。”那杨洪见了雪白的一大包银子，怎不动火！连叫：“且收过了说话。恐被人看见，不当稳便。”赵昂依旧包好，放在

半边。杨洪道：“且说那仇家是何等样人？姓甚？名谁？有甚家事？拿了时，可有亲丁出来打官司告状的么？”赵昂道：“他名叫张权，江西小木匠出身，住在阊门皇华亭侧。旧时原是个穷汉，近日得了一注不明不白的钱财，买起一所大房，开张布店。止有两个儿子，都还是黄毛小厮。此外更无别人，不消虑的。”杨洪道：“这样不打紧！前日刚拿五个强盗，是打劫庞县丞的。因总捕侯爷公出，尚未到官。待我分付了，叫他当堂招出，包你稳问他个死罪。那时就狱中结果他的性命，易如反掌。”那赵昂深深的作揖道：“全仗老兄着力！正数之外，另自有报。”杨洪道：“我与尊相从小相知，怎说怎样客话！”把银子袖子过。两下又吃了一大回酒，起身会钞。临出店门，赵昂又千叮万嘱。杨洪道：“不须多话！包你妥

当！”拱拱手，原向府内去了。赵昂回到家里，把上项事说与老婆知道。两人暗自欢喜。

且说杨洪得了银子，也不通伙计得知。到衙前完了些公事，回到家中，将银交与老婆藏好，便去买些鱼肉安排起来。又打一大壶酒，烫得滚热。又煮一大锅饭。收拾停当，把中门闭上，走到后边，将匙钥开了阱房。那五个强盗见他进门，只道又来拷打，都慌张了。口中只是哀告。杨洪笑道：“我岂是要打你！只为我们这些伙计，见我不动手，只道有甚私弊，故此不得不依他们转动。两日见你众人吃这些痛苦，心中好生不忍。今日趁伙计都不在此，特买些酒肉与你们将息一日，好去见官。”那些强盗见说不去打他，反有酒肉来吃，喜出望外。一个个千恩万谢。须臾搬进，摆做一

台。却是每一人碗肉，一碗鱼，一大碗酒，两大碗饭。杨洪先将一名开了铁链，放他饮啖。那强盗连日没有酒肉到口，又受了许多痛苦。一见了，犹如饿虎见羊，不勾大嚼，顷刻吃个干净。吃完了，依旧锁好。又放一个起来。那未吃的口中好不流涎。不一时轮流都吃遍了。杨洪收过家火，又走进来问道：“你们曾偷过阊门外开布店张木匠张权的東西么？”都道：“没有。”杨洪道：“既没有，为何晓得你们事露，连日叫人来叮嘱，要快些了你们性命？你们各自去想一想。或者有些什么冤仇？”众强盗真个各去胡思乱想。内中一个道：“是了，是了！三月前我曾在阊门外一个布店买布，为事等了头上起，被我痛骂了一场。想是他怀恨在心，故意此要来伤我们性命。”杨洪便趁说道：“这等，不消说起是了。但不过是件小事，怎么就要害许多人的性命？那人心肠却也太狠！”众强盗见说，一个个咬牙切齿。杨洪道：“你们要报仇，有甚难处！明日解审时，当堂招他是个同伙，一向打劫的赃物，都窝在他家。况他又是骤发，咬实了，必然难脱。却教他陪你吃苦。况他家中有钱，也落得他使用。”又说道：“切不要就招。待拷问到后边，众口一词招出，方象真的。”众人俱各欢喜，道：“还是杨阿叔有见识。”杨洪又说了他出身细底，又分付莫与伙计们得知。“他们通得了钱，都是一路。”众强盗牢记在心。杨洪见事已谐，心中欢喜。依旧将门锁好，又来到府前打听，侯同知晚上回府，便会同了众捕快，次日解官。有诗为证：

只因强盗设捕人，谁知捕人赛强盗！

买放真盗扳平民，官法纵免幽亦报。

次早，众府快都至杨洪家里，写了一张解呈，拿了赃物。府

快解了强盗来到总捕厅前伺候。不多时，侯爷升堂。杨洪同众捕快将强盗解进，跪在厅前，把解呈递上，禀道：“前日在平望地方，擒获强盗一起五名，正是打劫庞县丞的真脏真盗，解在台下。”侯爷将解呈看了，五个强盗，都有姓名：计文，吉适，袁良，段文，陶三虎。点过了名，又将赃物逐一点明，不多什么东西。便问捕快道：“闻得庞县丞十分贪污，囊橐甚多，俱被劫去，如何只有这几件粗重东西？其余的都在那里？”众捕快禀道：“小的们所获，只有这几件。此外并没有了。或者他们还窝在那处。老爷审问便知。”侯爷唤上强盗问道：“你一班共有几人？做过几年？打劫多少人家？赃物都窝顿在何处？从实细说，饶你刑罚。”那强盗一一招称，只有五个，并无别人。劫过东西，俱已花费。”止存这些，余外更没有窝顿所在。侯爷大怒，讨过夹棍，一齐夹起。才套得上，都喊道：“还有几名，都已逃散。只有一个江西本匠张权，住在阊门外边，向来打劫银两都窝在他家。如今见开布店。”侯爷见异口同声，认以为实，连忙起签，差原捕杨洪等，押着两名强盗作眼，同去擒拿张权起赃连解。那三名锁在庭柱上，等解到同审。侯爷再理别事。

且说杨洪同众人押着强盗，一径望阊门而去。赵昂也在府前探听。看见杨洪，已知事妥。自己躲过一边。却教手下人远远跟去，看其动静。杨洪到了张权门首，立住脚道：“这里是了。”只见张权在店中做生意，挤着许多主顾，打发不开。杨洪分开众人，托地跳进店里，将链子望张权颈上便套。张权叫声：“阿呀！却是为何？”杨洪伸开手，两个大巴掌，骂道：“你这强盗！还要问甚？”

你打劫许多东西，在家好快活，却带累我们，不时比捕！”张权连声叫苦道：“这是那里说起！”正要分辨时，众捕人押着强盗，望里边去了。杨洪恐怕众人拣好东西藏过，忙将张权锁好，又取出铁杻上了，也牵入里面起赃。那时惊得一家无处躲避。门前买布的，与伙计讨了银钱，自往别处去买。看的人拥做一屋。众捕快将一应细软，都搜括出来，只拣银两衣饰，各自溜过，其余打起几个大包，连店中布匹，尽情收拾。张权夫妻抱头大哭，叫喊连天：“这横祸那里飞来！”两下分舍不得。捕人上前拆开，牵着便走。那些邻里不晓得的，认以为真，便道：“我说他一向家事不济，如何中忽地买起房屋，开这样大铺子？又与儿子定亲。只道他掘了藏，原来却做了这行生意，故此有钱。”有几个相晓得些的，与他分割说：“是个好人！这些东西，是亲家王员外扶持的。不知为甚被人扳害？”众人那里肯信。一路上说好说歹，不止一个都跟来看。且说杨洪一班，押张权到了府中。侯爷在堂立等回话。解将进去跪下，把东西放在一堂。杨洪禀道：“张权拿到了。”侯爷教放下柱上三个强盗同审。又将东西逐一验过。张权上前泣诉道：“爷爷，小人是个良民，从来与这班人不曾识面，何尝与他同盗。其实是霏空陷害，望爷爷超拔！”侯爷喝道：“既不曾同盗，这些赃物那里来的？”张权道：“这东西是小人自己挣的，并非赃物。”乃对众强盗道：“我从不曾认得你们。有甚冤仇，今日害我？”众强盗道：“我们本不欲招你出来，只因熬刑不过，一时招出。你也承认罢，省的受那刑苦！”张权高声叫屈道：“你这些千刀万剐的强盗，得了那个钱财，却来害我！”众强盗道：“张权，仁心天理，打劫庞县丞，是你起的祸根。其地虽不曾同去，拿来的东西

俱放在你家营运，如何赖得？”张权又禀道：“爷爷，小人住在此地，将有二十年了，并不曾与人角口一番，怎敢为此等犯法之事！若有此情，必能搬向隐僻所在去了，岂敢还在闹市上开店？爷爷不信，可拘四邻地方来问，便知小人平素。”侯爷见他苦苦折辨不招，对众强盗道：“你这班人，想必把真强盗隐匿，陷害平人。”教都夹起来。众皂隶一齐向前动手。夹得五个强盗杀猪般叫喊，只是一口咬定张权是个同伙，不肯改口。又道：“爷爷，他是小木匠，那个不晓得是个穷汉。如何骤然置买房屋，开起恁样大布店来？只这个就明白了。”侯爷道：“是。你是个穷木匠，为何忽地骤富？这个须没得辨！”喝教也夹起来。张权上前再三分辩，是亲家王员外扶持的。便是侯爷那里肯听。可怜张权何尝经此痛苦。今日上了夹棍，又加一百杠子，死而复苏。熬炼不过，只得枉招。侯爷见已招承，即放了夹棍，各打四十毛板，将招繇做实，依律都拟斩罪。赃物贮库。张权房屋家私，尽行变卖入官。画供已毕，上了脚镣手杻，发下司狱司监禁。连夜备文申报上司。正是：

闭门家里坐，祸从天上来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陈氏见丈夫拿去，哭死在地。亏养娘救醒。便教家人伙计随去看个下落，顺便报与二子。廷秀兄弟正在书院读书，见报父亲被强盗扳了，吓得魂飞魄散。撇下书本，带跌而奔。先生也随将来看。里边徐氏晓得，连忙教几个家人探听。廷秀弟兄，随了家人，赶到府中。父亲已是解进衙门。立在外边打探。听得辨了半日，也上夹棍。着了急，便要望里边禀。被先生一把扯住，道：“你若进去，也被粘住身子，那个出头去辨冤？”

二子见先生之言有理，便住了脚。听父亲夹得声音凄惨，都叫起屈来。被把门人驱逐出外边。少顷，见两个人扶着父亲出来，两眼闭着，半死半活。又晓得问实斩罪，上前抱住放声大哭，一个字也说不出。张权耳内闻得儿子声音，方才睁眼一看，泪如珠涌，欲待吩咐几声，被杨洪走上前，一手推开廷秀，扶挟而行，脚不点地，直至司狱司前，交与禁子，开了监门，扶将进去。廷秀弟兄，欲待也跟入去，禁子那里肯容。连忙将监门闭上。可怜二子哭倒在地。那先生同伙计家人，随后也到，将廷秀扶起道：“事已至此，哭亦无益。且回家去，再作区处。”二子无奈，只得收泪，对禁子道：“列位大叔在上，可怜老父是含冤负屈之人，凡事全仗照管，自当重报。”禁子道：“小官人，常言道：‘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’做公的买卖，‘千钱赎不如八百现。’我们也不管你冤屈不冤屈，也不想甚重报，有，便如今就送与我们，凡事自然看顾十分。若没有，也便罢了。决无人来催讨。那远话儿且请收着，等你不及。”廷秀道：“今日不曾准备在此，明早即来相恳。”禁子道：“既恁样，放心回，我们自理会得。”廷秀弟兄同众人转来。也不到丈人家里，一径出阊门，去看母亲。走至门首，只见侯同知已差人将房子锁闭。两条封皮，交叉封着。陈氏同养娘都在门首啼哭。一见儿子到来，相抱而哭。真个是痛上加痛，悲中转悲。旁边看的人，无不垂泪称冤。那伙计并家人见恁般光景，也不相顾，各自去寻活路。母子计议，无处投奔。只得同到丈人家里暂住，再作区处。到了王员外门口，廷秀先进去报知。徐氏与女儿出来迎接。相见已罢，请入房里。那时赵昂已往杨洪家去探听。瑞姐晓得，也来相见。廷秀母子，将前项事情哭诉一番。徐氏也